

山河有力量

■ 赵代君

碧水有温度

■ 周海波

山河静默不语，自有千钧力量；碧水奔流不息，藏着人间温情。

初秋九月，我再去丹江口市。今年5月8日的到访，是初见大坝雄伟、水源澄澈；此番重来，深入厂区腹地，让我彻底跳出观景式的浅表印象，真正读懂“中国水都”的硬核底气与柔软底色。

此行因丹江口水力发电厂团干部写作培训而起。9月6日下午，我抵达丹江口市，该厂党群部李鹏热忱相待，全程陪同，让我得以近距离触摸大国重器、溯源水利峥嵘、感受一城风骨。

此前远眺大坝，只见高峡平湖、万顷碧波；此番走进厂区车间，方才窥见一座世纪工程的肌理脉络与岁月担当。

发电车间内机组有序运转、低鸣不息。工作人员介绍，新时代新型电力系统下的丹江口水力发电厂，早已形成光储互补、峰谷适配的科学运行模式：白天依托区域光伏发电实现节能降耗，入夜居民用电进入高峰，六台机组满负荷发力，为华中电网调峰调频、稳保供电。静是一池水，动则万千能。平静江面之下，是源源不断送往四方的清活动能。

最震撼人心的，是深藏坝体之中的地下巡检廊道。

从未想过，几十米高的巨型混凝土大坝内部纵横交错、贯通全城。廊道宽敞规整，是大坝的“神经网络”，也是一代代水电人守护工程安全的“生命通道”。早年厂区职工，曾徒步穿行廊道往来值守，以脚步丈量坝体长度，以坚守护卫江河安

澜。站在幽深洁净的廊道之中，我真切感受到：所谓大国工程，从来不止钢筋混凝土的巍峨，更有代代水电人的赤诚与坚守。一座丹江口大坝，半部新中国水利奋斗史。

1958年，十万建设者集结均州古地，响应国家号召，肩挑背扛、徒手拓荒，开启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建设。受限於当年物资、技术条件，工程曾中途停工。历经十余年攻坚克难，1968年首台机组顺利投产发电，1973年六台机组全部竣工投运，世纪水利枢纽终成雄姿，屹立汉江、护佑江汉。

六十余载栉风沐雨、薪火赓续。截至2026年7月，丹江口水力发电厂累计发电量突破2000亿千瓦时，亿万度清洁水电滋养华大地，赋能万千城乡。大坝不只是能源重器，更是流域防洪屏障。1998年，长江特大洪水来袭，丹江口大坝精准调度，科学拦蓄汉江上游洪峰，有效削减下泄流量，极大减轻武汉及江汉平原防洪压力，于无声处守护一方山河无恙。

壮阔工程的荣光背后，是一代人的离别与成全。

碧波万顷之下，沉睡着千年均州古城。为国家水利大业、为南水北调千秋福祉，无数库区百姓舍小家、为大家，背井离乡、举家迁徙。多年前，我曾深入武汉市蔡甸区移民村实地采访，近距离倾听鄖阳区外迁移民的乡愁。故土难离、乡情难舍，许多老人一生惦念汉江碧水、故里炊

烟，这份无声的牺牲与奉献，成就了今日南北安澜、清水北上的盛世图景。

2005年，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启动，坝体抬升、库容扩容，正常蓄水位提升至170米，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运行筑牢根本。一泓清水自此跨越千里，源源滋养北方大地。饮水思源，受水区深情回馈，北京海淀区对口援建丹江口市沧浪洲生态湿地步行桥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桥影流光、坝灯璀璨，与江岸摩天轮、滨江楼宇灯火交相辉映，一江两岸温柔静谧、风华尽显。

沿江漫步，晚风拂面；一城清风，满城绿意。“守水是丹江口市人民共同的使命”“守水护水是天大的事”……在丹江口市的大街小巷，不时能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。全城护水、全域守源，街巷干净整洁，公园绿意葱茏，绿水青山满目皆是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在这座因水而生、因坝而立的城市落地生根、生动实践。江岸鱼馆错落排布，市井烟火温柔从容。市民随心而歌、悠然闲适，小城节奏舒缓、岁月静好。丹江口市是一座典型的工业移民新城，如同武钢催生青山红钢城一般，这座城市因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汇聚八方建设者，因水电伟业兴一城烟火。

半个多世纪前，大批东北援建者千里而来，扎根汉江之畔，献青春、建大坝、兴水电。一代代“水二代”“电二代”接续坚守、薪火相传，从丹江口市走出的水利铁军，先后奔赴葛洲坝、三峡大坝等国家重

大水利工程建设现场，把丹江口大坝建坝经验播撒到大江大河。

古有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，润泽巴蜀千年；今有丹江口大坝、三峡大坝铸就当代水利奇迹，高峡出平湖，当惊世界殊。

此次深入厂区，智能中控平台、数字监控系统令人耳目一新。从当年十万民众肩挑手夯、人力筑坝，到后期机械扩建、科学提质，再到如今人工智能、数字赋能精准运维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迭代升级，正是中国基建力量、能源变革、科技进步的生动缩影。从单一水电到风光水互补、多能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，清洁能源持续赋能国家能源安全。巧逢9月6日晚《新闻联播》头条专题播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，日间所见、晚间所闻、亲身所感，理论与现实高度契合，让我对新时代能源使命、央企担当有了更立体、更深刻的理解。

正因为这场沉浸式走访、近距离感悟，次日上午面对丹江口水力发电厂55名团干部开展文稿写作培训时，我心怀山河壮阔、眼藏奋斗热忱，三小时授课神采飞扬、有感而发。以水电精神为内核、以大国工程为底色，与青年骨干交流写作心法、分享纪实感悟、传授宣传要义，让大家读懂：好文字，永远扎根大地、源于真情、忠于时代。

两次登临丹江口，一眼是碧水澄澈，一眼是山河厚重。山河有力量，足以托举盛世；碧水有温度，足以温润人间。

秋 松 寄 乡 愁

■ 杨洪震

趁着连日晴好天气，我陪父母重回魂牵梦萦的坎子山。车顺着盘旋的山路上行，秦楚屋脊的风，清冽又柔软；满眼是鄖西湖北口回族山独有的喀斯特石林，怪石林立，土层极薄。这一方土地，自古贫瘠倔强，最难长树。可走近我儿时居住的老屋前后，石缝间、崖边处、荒坡上，早已郁郁葱葱，长满成片的华山松。秋深风起，一树树松果，悄然熟了。

阳光薄薄铺在山林之间，安静、温润，正是故乡常年的秋光。枝头的松果还是深沉的墨绿、黛黑之色，沉甸甸垂在松枝间，饱满、沉静，藏着大山一整年的雨露风霜。

七十多岁的母亲，许久不曾归来，一见满树熟果，竟欢喜得像个孩子。她脚步依旧敏捷，目光清亮，眼尖手快，轻轻抬手，从低矮的松树枝头，摘下几枚饱满的松果，稳稳托在掌心。那黑绿色的松果沉甸甸的，带着山林微凉的气息，朴素，厚实，握在手里，便是故土最温柔的分量。

我静静站在一旁看着，心里软软的。谁能想到，这片石多土少、寸草难生的石林荒山，能有今日松林遍野、秋实满枝的景象。

早年的坎子山村，岩石裸露，山穷地薄。1982年，这里曾开展飞播造林，无数松籽随风落入石隙，在高寒贫瘠的山岭默默扎根、顽强求生。只是山石坚硬、土层稀薄，幼松零星生长，始终难以成林成势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

银山”的理念照亮了深山。坎子山村党支部书记魏登殿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带着一代代乡亲，向荒山宣战、向石坡要绿。大家一锹一镐、日复一日，在毫无沃土的石林缝隙里栽下一棵棵华山松。寒来暑往，雾锁深山，岁岁守护，年年抚育。

光阴不负耕耘。当年纤纤弱小的松苗，如今亭亭如盖、漫山成海，熬过高寒、抗过风霜，终于岁岁挂果，迎来了年年金秋的丰盈收成。

站在老屋门前的松林下，看着满山成熟的松果，我又想起魏登殿。他早已谋划好山乡新出路：村里即将修建松子加工厂房。

从前山里的松果，大多散落山野、零星捡拾、零散售卖，守着资源难增收。未来厂房建成，深山松果可以就地加工、就地增值，让石缝里长出的绿色物产变成乡亲们稳稳的“绿色银行”，让坎子山的绿水青山真正化作老百姓的“金山银山”。

风轻轻穿过松林，簌簌有声；阳光移动，树影婆娑；石林静默，秋意温柔。

几枚沉甸甸的松果，握在母亲掌心，一树秋绿，铺满故园山岭。这是坎子山几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，是荒山变林海的见证，也是我心底最深的乡愁。

山依旧是秦楚深山的山，石依旧是喀斯特坚韧的石。可山已不再荒芜，石已不再贫瘠。秋风落松，秋实寄情，每一枚松果里，装着岁月的勤恳，装着山乡的蜕变，也装着我们游子，对故土最深沉、最绵长的眷恋。

房 陵 秋 声 起

■ 杨荣彬

秋风一起，房陵的夏天便散了。

那风自黄土高原深处启程，翻越秦巴重重峰峦，到此地时已敛尽锋芒，只轻轻一拂——盛夏铺张的绿便一寸寸向内收拢，凝作浅黄、深橙，再到层林尽染的绯红，一路向天际铺去。这座隐在群山褶皱里的小城，像被一泓秋水细细滤过，滤去躁动与尘嚣，只余清冽的诗意与温厚的烟火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千年前落在纸上的句子，仿佛天生就长在这片浸润着《诗经》气息的土地上，与山风秋月相和。

秋天是悄悄来的。没有人记得日子从哪一片叶子开始泛黄，只知某日推窗，南山忽然换了颜色——青翠里渗出赭红与金黄，风里多了清冷的草木香，蝉声也不知在哪一个黄昏彻底退了场。那些曾经喧闹的日子，盛夏的汗与笑，长夜的辗转与期盼，都被秋风轻轻一卷，落进了时光深处，再也寻不见清晰的轮廓。

房陵的秋，便在这无言的更替里，静静地铺开。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聚。连绵群山一日日褪去单调的翠色，渐次晕染出苍苍、赭石、朱砂，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幅青绿山水。

青峰大裂谷深处，涧水瘦了，反而愈发清冽，叮咚声响在峡谷回荡，清越如击玉。崖壁古藤攀着红叶，依依不肯辞枝。野人谷幽壑间，黄炉似火，整座峡谷都在燃烧，秋阳穿过密密的林隙，碎金般洒在青苔石上，风一过，红叶悠悠落向溪面，顺着一弯一弯的水流漂远。神农峡水面倒映层林，静如千年古玉，偶有水鸟掠过，翅尖堪堪擦过水面，才惊碎一池斑斓。十回首公路如素练缠绕山腰，十道弯折，每一转便豁然展开一幅新织的锦——远处观音洞飞檐挑出半山秋色，远处挂榜岩峭壁挂满金黄叶片，簌簌落着，落在路边，落在车顶，落在行人肩上。登上望佛山极目远眺，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天地寥廓，长风灌满襟袖，千年的幽思仿佛都汇集在这猎猎风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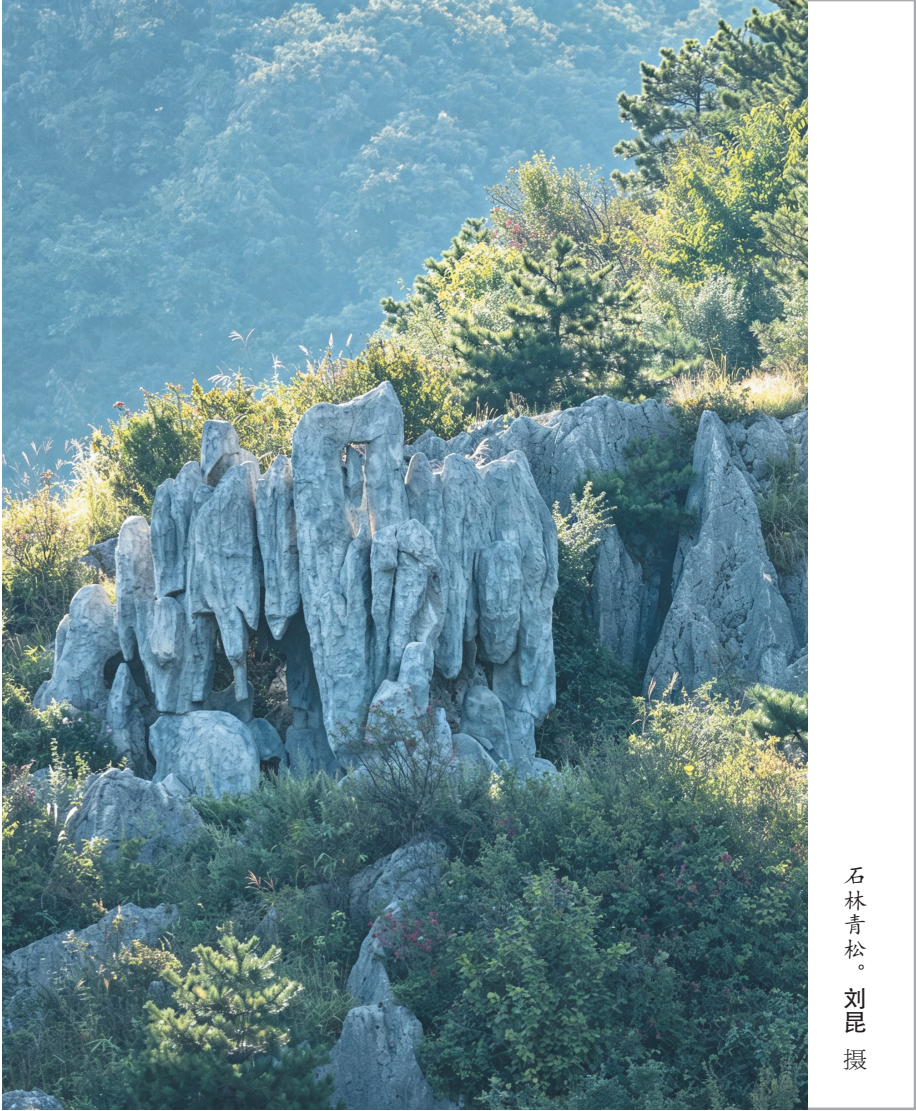
晨光熹微时，薄雾轻笼，远山如黛。城南温泉氤氲着白气，与山间雾气缠绵相拥，整座小城浮在朦朦暖意里，恍若隔世。待到日上三竿，雾气散尽，斑斓山色才清清楚楚地来到眼前。路边人家的院墙上，丝瓜藤还开着三两朵黄色的花儿，顶着清亮的晨露，小小地、倔强地，与满山秋色比着，毫不逊色。

绕城的澧水河、沙沟河、马栏河，秋水明净温润，褪去汛期的湍急，只温柔地

拥着两岸。兼葭泛白，风过时轻轻摇曳，细碎芦花飘进水里，荡开微微的涟漪。白鹭敛翅立于浅滩，单脚独立，姿态孤高而娟静；野鸭三五成群，悠悠划开碧波，偶尔一头扎进水里，叼起一尾银亮的水花。河水载着落叶与天光，不疾不徐地流着——像日子本身，无声，却一刻不停。西河两岸，垂钓的人或立或坐，倚着护栏，半天不见动静，也不急，只眯着眼睛望着水面，仿佛钓的不是鱼，而是一个安静的秋天。

西关印象老街，秋阳温煦如陈酒。青石板被岁月磨得温润，黛瓦沉静，与檐下红灯笼相映成趣。秋风穿堂过巷，拂过雕花木窗与朴拙牌楼，带走浮尘，留下一街安然。街边老铺里，竹篾簾簾晾着新摘的野菊花，黄的、白的，满满一筛，香气清淡悠远。若逢微雨，撑伞走进幽长深巷，脚下是千年盐道的凹凸，耳畔是雨打青瓦的淅沥——恍惚间，戴望舒笔下的丁香姑娘，仿佛真会从某个转角淡淡走来。古街尽头，老城墙斑驳的砖面爬满青藤，风过时沙沙作响，像时光本身在低语。文庙静立在秋光深处，青瓦飞檐挑着几枝金黄的银杏，落叶铺满石阶，厚厚的，也无人去扫，仿佛在等一个迟迟未归的人。

然而最动人的，终究是烟火人间。山



石林青松。刘昆摄

静待岁月抽穗

■ 张志刚

泳池的灯，九点钟准时熄灭。我爬上岸，水珠顺着脊背滚落，像十年前的汗。那时我的体重达到95公斤，痛风发作时脚趾肿得穿不进鞋，蹲下去系鞋带都要喘半天。下水是被迫的，踝关节和膝关节都已轻微变形，无法长久行走，我才将自己托付于池水。

双脚没入水面的刹那，冷水激得周身发颤，痛感袭来时，我想起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“上工治未病。”原来“未病”不仅指尚未萌生的病症，也指那些被我们搁置、本该趁早践行的坚持。

这一游，便是十年。最难忘痛风发作时，关节似被万千细针扎刺，可只要能忍耐，我便坚持下水。越是疼痛越要划水，刺骨的痛感便缓缓消减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体重逐渐降至80公斤。某次游完上岸，我偶然在镜中望见中年的自己，肩背挺拔，眼神沉静，蓦然读懂《庄子》所言：“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”原来，不是池水改变了模样，而是长久坚持让身体学会了自我托举。

每次游完泳，我都会静坐书房，沏一壶清茶，从万册藏书里随意取一册，静心品读至少半小时。案头藏书驳杂，从《齐民要术》到《草木春秋》，书脊相依排列，宛若一列静默仁立的卫士。阅读的习惯，让我的世界愈发开阔，既能望见田园稻菽千重浪，亦能窥见远方异域好山川。

剪报的爱好，却是被逼出来的。刚到机关工作时，有限的知识应付不了瞬息万变的新环境。那时手机不普及，电脑又稀罕，唯有多看报多读书。这一剪，就伴随了整个工作过程。三十二载光阴流转，我年轻时用剪刀裁下的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、《湖北日报》随笔，逐一粘贴在废旧打印纸制成的剪贴簿中。后来改用美工刀，裁得更加齐整。现在时不时翻出十年前的剪报，纸张泛黄如深秋的叶，可铅字还在，当年那个中专生从油墨里抠出的时光还在。很多朋友问我：“如今手机可览世间万象，你还剪报？”我没解释，也不用解释，我心里明白，剪报不是收集信息，是把时间的碎片拼接成图。30余本剪报，就是30余年年轮。

我本是农学专业，无论辗转哪个岗位，总记着学科教材里“积温”和“有效积温”的道理。农作物要累积足够的有效温度才能抽穗，低于某个阈值，再多的日子都是徒劳。

有同学问我：“当年在学校，怎么没发现你还会写诗？”我也时常自问缘由，答案终究简单纯粹：坚持与积累。坚持，实质上就是积温。每天读几页书，每周游几次泳，每月写一篇文章，这些零星的有效坚持累积起来，就能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看见“抽穗”。那些年伏案起草的每份文稿，恰似一株株稚嫩稻苗，单独看微不足道，叠起来便是厚厚一沓，这是职业生涯的有效积温；几十年剪报册子珍藏在柜中，报里的文字和见解渐渐在心里发芽，这是人生见识的有效积温；十年游泳里程累加，大概能横渡千次汉江，这是身心体魄的有效积温。从积温到有效积温，这不是突变，而是有效坚持越过了阈值。

回望二十岁至今的三十二载时光，流水滴穿石，铁杵磨成针，时间也如此。它穿过痛风侵扰的深夜，穿过屡屡落空的退稿，穿过泳池里无数往返的游程，穿过案头密密麻麻的文稿铅字，终在人到中年的身躯里，凿出一方沉静从容的心境长河。职业换了，体重变了，唯有坚持没变。如今的我，仍愿做一粒随风落地、随处扎根的种子，用每日的读书、游泳、剪报、写作，持续积攒人生的温热与力量。

千百个日子里，在岁月的田垄上种的不仅是稻，还有诗，有水花，有剪报上泛黄的光阴。它们都在积温的阈值上，齐齐抽了穗。

